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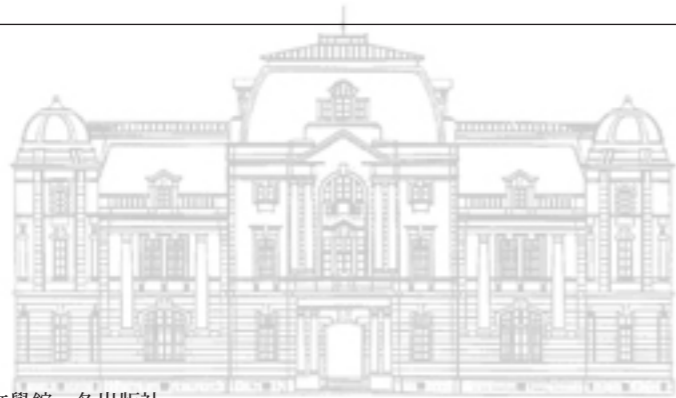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在不同世界； 我們在同一世界

—— 2020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決賽側記

| 文學筆記

We Are or We Are Not in the Same World: Notes on 2020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

| On Notes



Text by 言叔夏 (作家)
Images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各出版社

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 2020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，得獎名單於 11 月 4 日揭曉，年度大獎由陳思宏《鬼地方》奪冠，獲得獎金 100 萬元，另外，本屆圖書類金典獎獎項得主共有 7 名，分別是林新惠《瑕疵人型》、陳昌遠《工作記事》、郭強生《尋琴者》、黃春明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、廖暉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、劉宸君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、蘇致亨《毋甘願的電影史：曾經，臺灣有個好萊塢》等獲此殊榮。

為鼓勵新人創作，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延續去年評選增設蓓蕾獎的徵件獎項，而本屆蓓蕾獎得主 3 名得獎作品則是蔡翔任《日光綿羊》，以及林新惠與陳昌遠分別以《瑕疵人型》、《工作記事》同時獲得金典獎與新人專屬的蓓蕾獎，期望透過徵獎，開闊臺灣文學視野、匯集文學長流。

火藥味中尋求最大共識的評書會

暑假前接到金典獎的決賽邀請，本很猶豫要不要答應。畢竟一個月讀完 30 本書在物理上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？後來知道複審是在一個月內讀完近 190 本，頓時放過自己（？）。總之文學館分批寄了多次的書來。我把八月底的工作排開清空，騰出一個較完整的時間，為了出門讀書的緣故。一直以來我有一個比較認真讀書時的習慣，是特意把書帶到隨便的一列火車或公車上讀，讀到終站，再循原路搭車回來。這裡面有幾本書也真的陪我搭過幾趟陌生的公車，去到城區邊郊的陌生巴士總站。有幾本書則是在浴缸裡讀完的。

據說這些書都是複審時使用過的，於是翻讀途中偶見前人的劃記與評註，也就有了跟誰一起待過同一座圖書館（或租書店）的意味了。箱底有一本《毋甘願的電影史》，書身明顯有泡過水的微笑曲線。我猜想前一個讀者是否也和我一樣曾在浴缸裡捧讀過它（它很厚很容易掉進水裡）。這本書後來從第一輪投票、第二輪投票……都一路挺進了最後 8 名。遇水則發。記得其中一位未給票的評審意味深長的一句話：「你們真的可以把它從頭翻到尾嗎？」

評審場合當然是盍各言爾志，火藥味中尋求最大共識。偶有南臺灣午後的雷陣雨大作，長桌上忽然陰暗，天打雷劈一陣，彷彿嘲笑我們幹嘛爬巴別塔。這個獎的評審由電腦亂數揀選，早已不是秘密（見複審評審賀景濱的紀錄），「但我們還是有按性別比例篩選、排除的。」館方說明，強調人文還是凌駕科技。儘管如此，公平屬於程序法則，而獎從來就是主觀意志的集體公約數，和自由類似。



2020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決賽評審團成員合影，（左起）言叔夏、陳幸蕙、余欣娟、彭瑞金、張國立、蔡珠兒，以及蘇碩斌館長。

30 種不同世界的想像

事實上，這 30 本書也折射出 30 種對世界完全不同的想像，有些作品之間彷彿隔著遙遙迢路，來自不同的次元或者抽屜，其實是考驗評審要打開哪一個櫃子。7 張選票有 500 多萬種抽屜的排列組合，何況長達三天的會議第一天就從早上 11 點一路開到晚上 6 點，簡直一開始的小隊員不斷大風吹後來都到哪裡去了？一輪投票就是一次重新洗牌，一次重新洗牌就是一次中央伍為準的出列與歸隊，隨時集合，隨時解散。

性別首先是第一個戰場。比如一再挑戰性之層次與皺褶的《性意思史》，相對於帶著戲謔諧鬧、操演陽具的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。而性別的戰場常常座落在語言裡。語言究竟是小說家的陽具？抑或是大道多歧的陰道內視鏡（請參閱依希嘉黑）？又譬如《在流放地》這樣的作品，討論來到文學是否要給予出口與救贖？究竟何種形式才叫出口？出口可能有一百種，你的出口也許剛好是別人的出海口？讀者究竟能不能教導一個悲傷的作者如何才能獲得救贖呢？這問題在 2020 真是一個讀者理論跨越後的互助會式提問。對「小說」這一古老技藝的面貌各人領略不同。《雲山》是現代主義光譜裡的雲深不知處？還是後現代現場裡空無一物的追索？《臺灣漫遊錄》的歷史田野鋪排得深長綿密，但「小說人物」究竟有沒有比它的「小說食物」來得立體？「類型」人物一定要扁平嗎？誠哉斯問。馬家輝的《鴛鴦六七四》是另一種說書人的語言，小說人物是書場筆法。而若看看 21 世紀既前衛科幻又帶著某種古典抒情的《瑕疵人型》，一世紀多前《小說面面觀》的作者佛斯特或許會驚覺，我們所處的新時代現場，早已是一個扁平的充氣娃娃比現實人類更有機會（因充氣）而成為圓形人物的時代。

每個時代獨有的文學心靈

當然，激辯有時，共識有時。幾部作品幾乎在第一輪投票裡即取得相當高的共識。《毋甘願的電影史：曾經，臺灣有個好萊塢》是本次入圍三部由碩士論文改寫的文化知識史之一。田調前置作業豐富龐雜，作者卻能以抽象論述與具體物質史的交錯編織，搭架出具畫面感的臺語電影史現場。《尋琴者》蓄積作者十年功力，卻舉重若輕，以鋼琴單鍵般的優美單音，勾勒出一則聲音與視覺交錯的故事。《鬼地方》的結構嚴謹，設計感強烈卻流暢好看。以彰化「永靖」一家族故事，交織了地方、邊緣、性別等相對龐大的命題，亦精準呈現時代的空間氛圍。《滌這個不正常的人》突破散文既有的抒情框架，具有強烈的家庭田野性質。《工作記事》則以印刷廠油墨規律的節奏，演繹出零件與金屬碰撞的岔音與變奏。而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，是 30 本作品中最特別的一部，以其純粹得幾乎是一種天問的書寫形式，連結了關於寫作、死亡、行動與存有的秘密。評審團主席舞鶴說，這部作品使人理解，每個時代也許都有一種獨屬於它的文學心靈，《我》裡對世界的行動與想法，或許也在告訴讀者，時代



1 2020 臺灣文學金典獎所有得獎者
與文化部次長彭俊亨合影。
2 贈獎典禮現場實況。



還是有匍匐向前的可能。其中，《工作記事》和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，在最後 8 本金典獎的投票中，都獲得全數評審 7 票的支持。

年度大獎的激烈討論

另外，由於金典獎的設計本即在 8 本得獎作品的基礎上，同時鼓勵新人的優秀創作，自去年開始，即有王天寬、洪明道的作品同時獲得金典獎與蓓蕾獎的鼓勵。今年林新惠《瑕疵人型》與陳昌遠《工作記事》亦同獲兩個獎項的肯定。由於還有一個名額，經評審討論與投票，在諸部新人作品中，蔡翔任《日光綿羊》以其詩之縫隙所透見的靈光，獲得蓓蕾獎。

而金典獎百萬大獎則是三天的評審會議裡討論最為激烈的環節。每位評審首先各推薦一部至兩部作品進入討論。包括《工作記事》、《鬼地方》、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、《尋琴者》、《跟著寶貝兒走》等作品，皆獲提名討論。其中，部分評審皆認為此獎是國內獎金最高的大獎，應頒給現年八十五歲、仍具有創作續航力的黃春明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。而其他評審則認為此獎並非國家文藝獎等「終身成就獎」，仍應以當年度最具代表性與藝術成就的作品為首要考量。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具的古老命題頓時覆蓋會議長桌。討論一度僵持不下，經兩輪投票，最後由陳思宏《鬼地方》以四比三的票數，獲得今年度的金典獎百萬大獎。

今年是金典獎打破文類界線，新辦法施行的第二年。對應當今虛構與真實模糊難辨的世界到來，跨文類的徵選辦法或是時勢所趨。然而在「獎」的運作機制下，多數評審們也多留意到，由於「年度百萬大獎」這個項目常和「格局」、「代表性」等評選話語產生連動，故小說以其文類優勢，常較其他文類（甚至「非純文學」入圍作品；如果有這個分類的話）來得容易出線。在徵件作品破除文類的界線後，未來評審的視域或許也需要經歷一輪盤整的過程。而作品是否完成某種集體「公共性」的連結？與是否太過私密「個人性」的批評？也是討論過程中，時時降臨會場的幽靈，引發拉鋸的討論。說到底，「獎」或許使「我們」不在同一世界，但我相信文學或許仍使我們共存在同一世界。

與路過這個獎的您共勉之。

2020 臺灣文學金典獎 得獎名單

● 金典年度大獎



陳思宏
《鬼地方》
鏡文學出版

● 金典獎



林新惠
《瑕疵人型》
時報文化出版



黃春明
《跟著寶貝兒走》
聯合文學出版



劉宸君
《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》
春山出版



陳昌遠
《工作記事》
逗點文創結社出版



郭強生
《尋尋者》
木馬文化出版



廖嘒
《濼這個不正常的人》
遠流出版



蘇致亨
《毋甘願的電影史：曾經，臺灣有個好萊塢》
春山出版

● 蓓蕾獎



蔡翔任
《日光綿羊》
南方家園出版



陳昌遠
《工作記事》
逗點文創結社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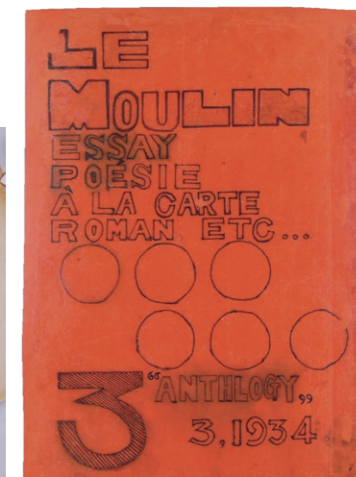
林新惠
《瑕疵人型》
時報文化出版

時間的倖存者—— 《風車》第三期

| 拾藏物語

The Survivor of Time: *Le Moulin* Vol.3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



Text by 陳允元 (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) Images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台南晶英酒店 《風車》第三期封面。(楊熾昌家屬捐贈)

臺文館與台南晶英酒店合作，以細膩精緻的三款法式甜點，重現臺灣 1933 年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「風車詩社」的超現實美學，舉辦充滿豐富驚喜的感官饗宴，並邀請作家與民眾共同品嚐。甜點會以詩人楊熾昌及李張瑞、林修二的詩作為發想，並由本文作者陳允元分享文化脈絡與解詩。